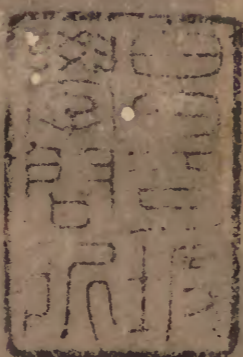


管韓合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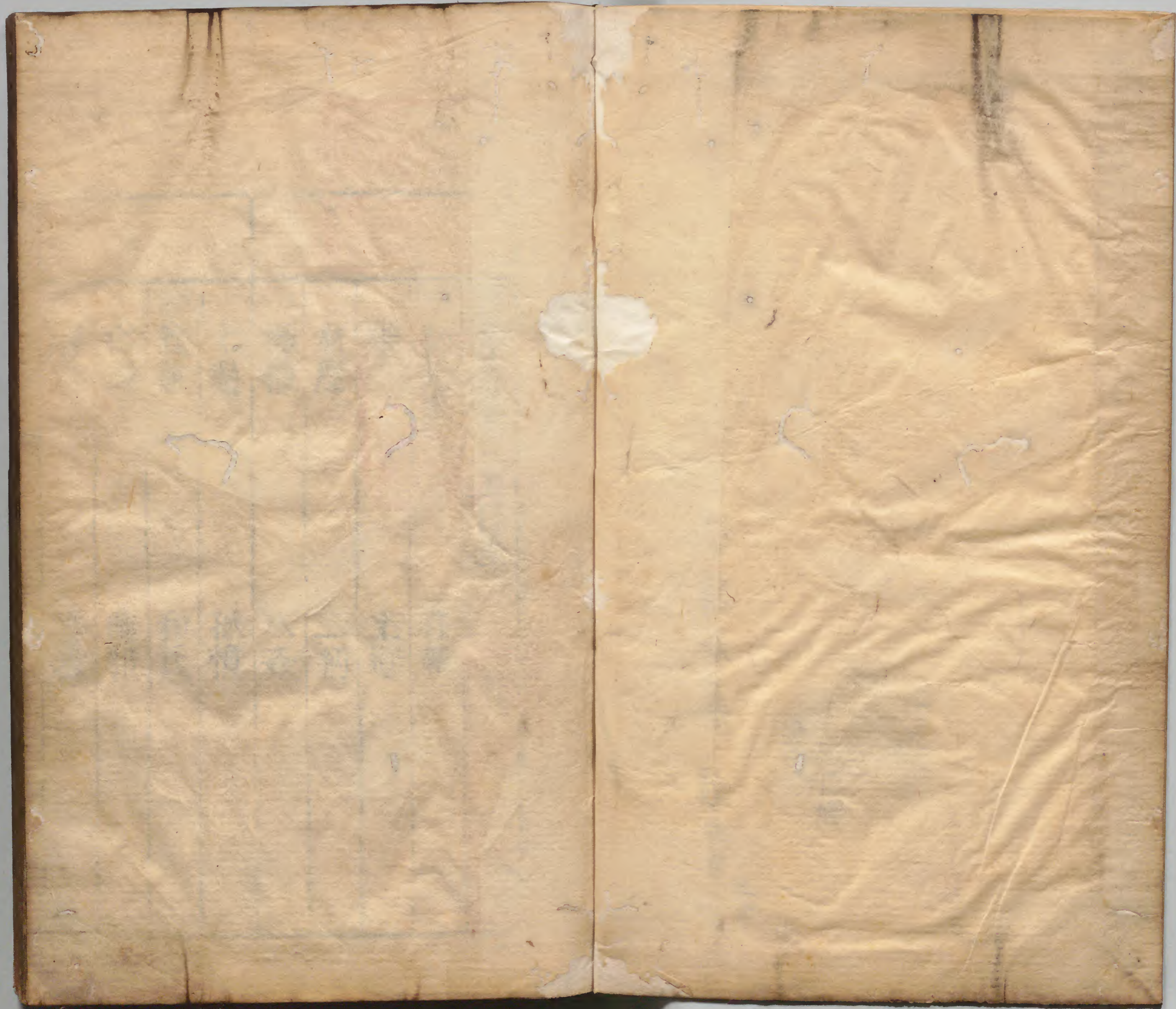
韓莊子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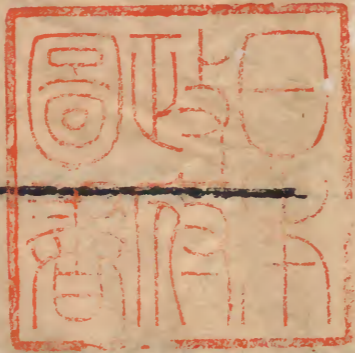
坤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3	
冊數		2(2)	
函號	300	36	







韓非子纂卷上目錄

初見秦

存韓

難言

主道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姦

十過

孤憤

說難

和氏

亡徵

飾邪

解老

喻老

淺草文庫

說林

觀行

內儲說上七術

內儲說下六微

韓非子纂卷下目錄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左下

外儲說右上

外儲說右下

難一

難二

難三

難勢

問辨

定法

六反 八說

八經

五蠹

顯學

目錄終

韓非子纂卷上

金陵張榜賓王纂

海陽朱士泰君啓訂

○初見秦

智字陪說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忠字是主不忠為人臣不

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

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

此篇與國策所載大略相同是秦文之極佳者一篇主意在力排謀臣之不忠而欲獨進其說

先言六國之從難成次極言謀臣之不忠而六國之從不難成末乃言已為秦破從以成伯王者是一篇大開闔文氣如決文情如環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秦海勝勢而合遂難成跡謀臣不盡其忠

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卷之三 策七

先援齊引出秦事文勢紆徐

先論論謀臣之失策後乃細言

齊事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不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亾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

秦不宜與荆

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

秦不宜
魏如

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
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
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
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
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
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
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

秦戰最始
莫知長平
之勝秦之
最而莫如
不求勝取
所以致後
來王陵
敵之敗故
于此痛切
言之可令
秦王髮豎
此最其
揣摩處

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
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莞山東河間引軍而
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
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
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
為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
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
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

秦沒並趙
為和

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交罷而去。天下固量

氣力矯勁

段波瀾叠叠

覆說趙事愈有精神文于趙事中更

文際甚似只收末段而前四段俱收妙手

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

應前轉處

親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內者吾甲兵

作收

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

冷冷真神

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

又竟引起文

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

勞紆餘

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

恒其道三字作血脉

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

援古法老

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

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

證今法老

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成襄主之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即承上文及收極妙

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非之說多跡而為韓之情亦太顯至李斯雖辭奇策刺心驚耳而發非隱情如覩此豈非既死後李斯之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蒞薦蒞薦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連也明秦不弱則諸

古事考

卷上

徒振暴其事耶然不皆在韓十書中

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

善為韓計

兵質二字危言悚秦

核柄

卒、慙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

韓非子

卷上

見二疎

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妨也。音艾。若居濕地著而

唇切

韓非子
都按李斯
照破

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

內身勿遣
豈是正大
舉動

親則非重矣。此自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

文法變化
無跡可尋

誣說

以智愚立
說轉及文
王絕無痕
迹

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冀侯炙。鬼侯腊。比于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鬻。孫子臏。

錯舉諸人
雖失次第
提是以智
說愚

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
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萇弘分脰磔裂也尹子弇於棘司馬子
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
門豹不關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
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
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
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
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

萬物之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
之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
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
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則知動之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
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
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

奇特

形名參同

不自用而用人可作證據

有常

此段歸重明君妙絕

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

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有度

不立眼目不盡分界逐意命詞滔上無涯而法度犁然具備惟先秦文字生然西漢則少遜矣何法奇甚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張社稷也。而荆以亡。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

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

總結上意

以下說國之亂弱由不審法度而臣下用非其人

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

以下言說
人臣行私
之弊

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
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
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
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
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
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
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
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
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

以下言人
君常審法
以擇臣

明主以讎
法為重故
得臣無不
從法

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
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
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
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賢者之為人
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
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
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
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

以下言臣
之匿情以
事上如此

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鏌鋹傳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

之法變幻
長短錯綜

後先王
又是一重
公案

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福。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以下言當
審法數以
御其臣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賓。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

司南

法在舉措

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懸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於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峻法嚴刑
自是韓非
本色

○二柄

道由也

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田常徒用德而簡

詭破奸臣
心爭如錐
畫地

刑賞分形

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

百子

補一句文奇而意盡

十七

越職者縱
功大亦罰
故引典冠
為証

害甚於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揚權

虛心以用
賞罰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虚心以為道舍固閉內扁從室視庭以賞者賞以刑者刑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貧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

百子

卷七

十八

自執度量
主道最要

神虎隨其後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
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
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
之立主之寶也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內索出圍
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
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毋施而弓一棲兩雄
一棲兩雄其鬪嘖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為人
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將塞
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

搃是杜和
門散黨與

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
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
風枝將害心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
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
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
雷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
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

術以御奸

惑主

氣魄雄壯
議論激烈

化主

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

犯主

娛主

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

塞主

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

尖秀而媚

壞主

恐其群臣百姓

誘若震君朝廷虛庸叫等輩

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適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利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

布置森整
必忘亦六

行其諂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
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
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
乏有所出使羣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利於
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
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
使羣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
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
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下

高而幻矣

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
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
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
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
君矣

十惡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
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
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

世主皆
類此恬不
有悔

無善狀

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口嘻退酒也

左氏比有

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以下九過

體並倣此

孤憤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

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

循令而從事察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

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

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

截然兩段而其中行題分合尋之不窮此織錦回文圖也

妙絕精絕

四助

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

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

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

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

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

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

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

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

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

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
 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
 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
 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
 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
 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
 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

合言法術
之二典當
塗五不勝

推深一步

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
 勝之資。而日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
 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
 存。小分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
 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
 劍矣。小分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
 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
 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

小分

法術之士之見危

收

第二小段止此

奸邪之臣之見信

小合 合主法術

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之與奸邪之臣之進退為一小段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

弊歸主上 下引列國 為証據

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

疆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

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

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

前三段二 喻皆言太 臣太重 成一中段

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

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

賢士程行於不

賢士程行於不

小合 合主法術

地非依高

接下无痕

模寫一段

毀言日入

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

合修智左右作二小段

一小段止此

合上二小段申之而

配成第三小段

三小段止此

收前一中段

此二段皆言左右太

信總成一

中段

總收大臣

太重左右

太信二中

段成前半

一大段

人臣大罪

人主大失

是後半一

大段

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

起

分

以下先痛發人臣之罪

極

重臣罪大

發見之大
罪二百餘
言而君之
大失乘上
點明兩言
而已此文

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轉入大罪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入前大段中語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總收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

字變化處

天地間乃
有比等文
字厚州謂
其人巧極
天工錯非
虛也
說之難

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前段萬乘亦有左右千乘亦有大臣互言之耳故後段只言重臣而左右自見
○說難照史記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五字

五字

五字

五字

此一轉尤
曲尽

以下歷數
說者皆是
危身

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

間已賣重
藉資也
字切秀

說之務

史記耻作
覲字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

少字多字
用字極老

師主所給
滅主所耻

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所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

更記意作
忠字摩作
排序

口氣太卑

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

說之成

此段厚者
為我之証

此段薄者
見疑之証

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

繞朝

有勝於王

見憎於主

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

韓非子

卷之

三十一

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三威難犯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題當名字
用得新巧

法術之生
多危

論字應前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此世所以亂。

無霸王也

○ ○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聽以爵不恃，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

文法錯綜

韓非子集解

卷上

三三

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

音愛

區刻畫

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偏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愴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

此用可亡也而以亡之仍叠一可忘也極得机勢

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飾邪

歸重法術

來得文母排蕩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而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

古詩云

卷一

三五

連用四非字

推斷其恃鬼神之意生下種恃字

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

荆是愚處

又轉入法上去

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明

法

法

法

法

然重刑賞
二字

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 ○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

妙折奇致

制於為虛
則不虛
語見道

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

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仁從心生故无為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又沒宜起故有為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論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

通統衆人引起君子是借客形主法

一段不減
禮書

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說得是

解禮及情

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民獨知兇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

點醒世迷

事之也
必心之也

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

至言

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喻老

中多與淮南道應人
間訓同者多從刪

援引快心

諱疾忌醫
可作証據

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
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自主
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
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
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
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
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

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
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
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
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
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
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
鄭君不禮。叔瞻諫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

好結句下
符發理二
字再起二
案

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以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瞽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

血脈接未
非易謀來

怖始

重廣室高臺吾具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

心有分

車馬之

策

卷上

四二

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說林

智如目

師馬與蟻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睽其一目，奚如。」

每解凱

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欲君奚為不殺？
君曰：不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
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
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
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
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箕子真於
衆醉獨醒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不伐樹與
不若曰意
身畧同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
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
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乃不伐也。

屬音周

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
索其羽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

草夫... 卷一... 四十四

小小不可大也。日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必可不可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得趣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趣反言松有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所以君子無爭

蟲有虻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虻類也。虻自齧也，雙雙自淫也。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

卷一... 四十四

則寡非矣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
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
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
焉

物已幾幾
乎殆矣靡
而不知避
而與物殆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
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
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

與玉環事
正相類

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
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
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矣

窮交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
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
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
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相收之語
不虛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表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觀行

以道正已
明主得之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性緩，

明主必不
貴人之難

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因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內儲說上七術

儲說六篇
大體奇可
與管子同
合參觀或
曰此連珠
演連珠之
托始也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
則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
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其患在豎牛之餓叔
孫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
也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

之患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
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
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句踐知之故式
怒畫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

毋需任愛

式怒畫

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

○賞譽三

偏聽生奸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叅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

○一聽四

鹿散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周主亡玉簪

○詭使五

解註明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眾隱皆變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而眾隱皆變為顯也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挾智六

數事為券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樛豎淖齒為秦使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

章句一
四六

夢日

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寵
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
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寵不
亦可乎

物電燕明

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
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

且指

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
足以為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
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徒獲無術
蓋多樹壅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
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
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
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
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

章句一
六二
五十一

鐵室

乃始。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帝虎成木
三言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

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②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知人畏死
故重以法

③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

赤菽門名也

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上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

句踐信賞故士輕死

收好

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

韓昭侯

卷二十一

五十二

有功乃予

聞明主之愛一頓一笑。頓有為頓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頓笑哉。袴之與頓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宅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解上索鄭

公子善對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

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解上嘗試
句於蒼老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

辭上使
人問他則不
請私

公大夫亦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
遣為市其由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
無姦

辭上使
人問他則不
請私

周主亡王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
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
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亡爪察信
辭上智洙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
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爪
不誠

例言解

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
知之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
之

善聽訟亦
是例言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
以告而知之

例言友事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
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
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內儲說下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叅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失魚即所謂魚不可脫于淵齊恒事見左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

傳

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

自利之臣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

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省利察反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

參殺生亂
舉此為証

矣故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宜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號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豕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廟攻又入此一條亦奇

懷尉難解尉想作尉

感易恍惚見鬼恠者

一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惑易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浴以蘭湯

議子弟解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自東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宋石可謂不顧國患

水以類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曰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水以類

卷上

卷上

五

濟陽自矯以誅二人

似類失誅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

妬而巧

揄刀

於寡人，此季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鼻。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國害則省
其利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
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
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而不知其人
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
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
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

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
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
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
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
鬢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
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
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

此有所害
者必反察
之証

與上同意

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⑤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昭善諷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⑥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

干象沮楚
王相甘茂

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
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
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忘之秦不亦
太亟忘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
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
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
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
公子赫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為
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賣周

鄭桓用雞
豕而僧俊
盡

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
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郟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郟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
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塲郭門之外而埋之爨之
以雞豕若盟狀郟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桓公襲郟遂取之
⑦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
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

解襄疵謀
其辨

規聽行外

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
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
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尾

韓非子纂卷下

金陵張榜賓王纂

海陽朱士泰君啓訂

○外儲說左上

在操術不在勞身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明主之聽言

在實用不在立詞

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
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
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
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獨知為明

韓非子纂

卷下

緣教課實
必程其功

師餉實實
之意

有宛曼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為用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華書燕說

句法秀

今乎。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右經

右經

卷一

二

不齊子賤名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治固有術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

體行之也

二援引為下墨子張本

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

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一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蓋王偃時所以備齊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燕王好微巧衛人有請為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

玉楮木鳶

度功適堅
稽謳較

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善用削

白馬辯

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

有度無度

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

素採莢

素髹莢同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弃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堅瓠無用以喻重也

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

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
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
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客謂范且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
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
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
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

古道難憑

哉。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
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于仁
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
也。

潘吾跡

③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疎人迹其
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垂山之博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
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
神博於此

韓非子

卷一

七

燕說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太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拘守之夫
正如此類

解不明分
不責誠躬
親蒞下且
為下走

四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右傳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踰危生子臯。以功受賞。

為當作焉

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
卯五乘而履屨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
失少室周。

②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
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

右經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踴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欲作亂衛君欲
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踴危引

踴危不怨
子臯可見
司刑者真
當得情勿
喜

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踴
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踴子之足是子
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
於子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
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
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
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

孫功字新

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
 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
 謀得果代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
 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寵之稱功尚薄稱報也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
 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伯夷無此
事昭卯特
引以辭乘

喻在

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
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
也
 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
 自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少室周貞
不誣能矣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

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拑口而笑哀

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

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此下三條不在經文中

西門豹為鄴今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

為左右治鄴說出文侯病痛

韋氏子

卷下

慎所樹

武子子國
二事相類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
 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
 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
 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
 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
 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
 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①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
 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介異言介
然異于人
也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
 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
 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知而汝已
 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
 也又且危父矣

右傳

○外儲說右上

君所以治臣者有二①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嗣
 公知之故不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故明

樂博作

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

②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囚。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奇古絕倫

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

國狗杜鼠
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皆有薄媪之夾蔡姬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

辭不駕鹿者知如耳之心不在衛也

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詳上二章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

傳極明且以不為

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

二字生下許多局面

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

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在門。公怫然

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

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願

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

亦是啣牽子以利處

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

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

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

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

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

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馬斷其下

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

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

馴鳥斷領

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②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

慎

齊宣因弋
治

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

靖却氏巧
在猷珥矣

賦作字

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
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
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
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道穴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
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
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

樗里疾隱
始犀首果
中其計

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
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
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
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
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
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
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
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

下有因而
人主惑

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知
術故問王
也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平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

昭侯能術
故聽獨寢

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

大臣為國
猛狗

左右社鼠

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夫為社者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

提收醒眼

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

不窵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窵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如是則疑不得

重人即國蔡嫗

長為臣矣。

右傳

○外儲說右下

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賞罰之柄不可共操

子罕為出莛，罕行罰一國田恒為圃池，擅行賞

因弑簡公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

連成竅之共琴也。

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

韓非子集解

卷下

十七

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③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

非齊王以令燕王人主鑒於士也，而居者不適

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人主無

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

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

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駢麗

公吏不治
民真確論

④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

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

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搖木本則萬木動引一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

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

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

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

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中飽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
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薄疑之言國中飽故桓公
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
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

右經

出洗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
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
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
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

池

共故維成
治功

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
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
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
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
竅檝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
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
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
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

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

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

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

如弃棗蔬而治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

而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

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秦昭襄王
知主情故
不發五苑

田鮪知臣
情

推勘到底

公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

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

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

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

嗜魚此不必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

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

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忌之

自為也

三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字帶
下讀

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以伴字形
個誠字現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伴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伴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伴憎伴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惡虎
目而壅言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

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禁偏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上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

四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

茲鄭因爭
之理以上
高粱

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口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鋸。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

王臨泉

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鋸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右傳

○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

諸難皆於
有理之事

晉書

卷下

三

故設辨剝以恣其縱橫類倒欲自見才耳利口覆邦者耶然可長人慧巧益人筆力

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

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安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

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

頃以戰國

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

詔令亦有
收駁

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

躬耕稼
陶漁此其
一語

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

救敗二字仲尼想與此言好事者為之爾

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

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

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

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

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

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

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

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

徒令未可化民必順身先

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

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

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

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

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勸之以徇。

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

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

辨詰之文
無有如此
者

轉好

談鋒盜源

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
斬之矣。而邾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
後至也。夫邾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
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
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
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邾子之得
之也。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邾
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
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

韓子

卷下

三

此轉又好

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 ○ 難一

復遺冠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

宿義

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非行義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存本文而
削其難

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看未若臣
皆是有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亦公專任
晉仲父

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君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彼其勞
索人一句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

使上一句
使人一旬

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
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
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
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
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
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
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
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
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

彼上得仲
已難一旬

文字相真
惟難不窮

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
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
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
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
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
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
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
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
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

當云非周

公且亦以

明矣然其

賢與不賢

未可知也

破上河仲之後胡為不易二句

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尺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

寃言寃貨

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當破寃貨二字

或曰。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

歷數所入之多皆由人事

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

此天功

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嗚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

趙趙先世皆能用人

言柄權其
自處危

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
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
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
言也

導最有理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
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
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孝子愛親自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

北戰敗而
走也

奇特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有孝子
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
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
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
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難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
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

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法術之辨甚晰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重端

角偶

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勢

乘權藉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蟪蛄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

讀此生無
限感慨

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文字奇偉
詰難縱橫
愈出而愈
奇真千古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

乘遊之

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螿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螿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

桀紂材薄

虎傳翼

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

威為之翼

御天下自有術

措語鮮秀

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

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才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

勢治勢亂
全不由人

聖出

此說更入

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

摠言不能
造勢背法

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
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
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
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
是猶乘驥馭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
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
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
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
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

破士待賢
之說終不
能救飢溺

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
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
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
然。夫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
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
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
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
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此轉不使
堯舜必使
桀紂議論
更確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
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
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
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
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
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
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

貴實故無
辯

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
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
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
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
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多文學也。夫言
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
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
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
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

此段已見
外儲說左
上

五寸的為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定法

亂世多辯

以衣食兩項引起法術不可無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

也

或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
 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
 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
 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
 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
 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
 不害雖十使昭侯利術而姦臣猶有所請其辭
 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

申不害有
 術無法高
 論千古

公孫鞅有
 法無術

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
 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
 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
 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
 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
 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
 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
 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
 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

車引二
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其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

句析案

用

此喻極明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

此喻極明

此喻極明

此喻極明

此喻極明

盡善也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
行劔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

提為毀譽
失真故著
此論

六反弊不
足感

六反毀不
足感

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
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
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
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
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
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
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

韓非子

卷下

四

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

事情最透

兩缺以此
杯貴說秦

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也。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

重法輕人
另是一見

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

言甚辯

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

輕刑民必
易犯

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慎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弃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

極刻削而
能望所欲
言

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草
重
責
功
不
可
重
在
任
事
責
功
不
可
實
聽
其
言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
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
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
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
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
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
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

此應頗佳

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
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
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
之行不飾矣

○八說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
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
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

辯智士

信譽七

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昏。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

妙論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國事不可
決於寵人

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明主之國。有貴臣。無

韓非子

卷下

四

重臣。貴臣者。爵尊而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內取聽法一條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此言多也。媵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課而賞罰。

上

守株

脫胎換骨之妙

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之變引人賞罰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

章下

卷下

四九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役。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胼。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由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

儉勤

學駕

薄

實異

極

日身死。子孫累世繫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屢臘而相遺。以水。谷難得。故節以澤。居苦水者。買傭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

律

卷

五

寬緩雖以治急喻切

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在得挺時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

旋轉透徹

仁不勝法

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

此論不才之子必畏法而易行

峭法嚴刑

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以前言賞罰而意當更重罰漸引入儒俠耕戰大有好手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

看其脫胎
負骨之妙

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

韓非子卷之二

法下

五十四

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誅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

歷數舉行之失，誰以治強

不察之患也。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

此段微妙之言摠非民間切務

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

此段貞信之行摠不三貴

收好有局

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耜，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

文學坐享
富貴故人
行事智而
少用力

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
從其上。天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
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
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
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
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
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
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土之語。以吏為師。無私
劍之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引出商工
遊御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
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夫明
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
寡趣本務。而減未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
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
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
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
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
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

五蠹

二剖明

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
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
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王之民修治苦窳之
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
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
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
矣

○ ○ 顯學

極其誇述
縱橫不可
控攝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
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
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
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
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
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
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

真孔墨

真堯舜

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
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
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
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
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禠。反。之。行。明。主。
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
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
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
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

化道

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
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
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圜。見。侮。不。
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
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
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
禠。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
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

與上明主
弗受相反

韓非子

以前言聽
行以後言
治人此三
句是過文

尊子之文
每每暗轉
而此則顯
過然甚快
人

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
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
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
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
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
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
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
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人

失實之穀

任辯

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
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克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
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
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
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
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
以必劔。水擊鴻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

歸重在試
職而課功

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

中言不隨
適然之善

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喻也。夫喻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存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

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
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
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
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
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
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
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
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
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聽伊尹管仲無所用也。

不道民不
尚儒而意
但有

此下言為
政適民之
非

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
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
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
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
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
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
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
止亂也。夫聖
恃人之為吾善也而

此上言舉
士之求賢
智之非

務九中便
有不務儒
俠意

韓非子

用其不得為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念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彙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彙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

彙括之道
起下必恃
賞罰

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搨瘞則寢益。剔首搨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于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用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也。而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

民智不可
用句了然

句即擒字

卷上

卷下

卷中

虛上一句

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
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
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
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
與為治也。

卷下終

問所



文化茂展

